

《上海文学》50 年经典·中篇小说

团 圆

赵丽宏 主编
陈思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团圆《上海文学》50年经典·中篇小说/赵丽宏,陈思和
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

ISBN 7-5617-3449-2

I. 团... II. ①赵...②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0438号

《上海文学》50年经典·中篇小说

团 圆

主 编 赵丽宏 陈思和

责任编辑 阮光页

责任校对 李雯燕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宜兴德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389千字
版 次 2003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年9月第一次
印 数 1—4100
书 号 ISBN 7-5617-3449-2/I·279
定 价 25.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 主 编 赵丽宏 陈思和

◎ 副主编 杨斌华 金宇澄

◎ 编 委 陈思和 韩白骅
金宇澄 卫竹兰
徐大隆 杨斌华
姚育明 张重光
赵丽宏 周立民

(按姓氏拼音为序)

目 录

团 圆	巴 金 / 001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 弦 / 022
迷人的海	邓 刚 / 033
棋 王	阿 城 / 052
冈底斯的诱惑	马 原 / 073
访问梦境	孙甘露 / 103

黑熊楼	陈应松 / 124
烦恼人生	池 莉 / 146
祖父在父亲心中	方 方 / 175
金色叶片	朱苏进 / 197
香港的情和爱	王安忆 / 221
青衣花旦	西 飏 / 262

团 圆

◆ 巴 金

我从王主任的房里出来,雪早已住了。山坡上一片白色。石头砌的山路一级一级蜿蜒地伸到下面去。王主任住在半山。我的住处山下。我在这个军的政治部作客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晚饭后我常常同王主任散步到山沟口;有时我也到他的房里坐坐,听他谈些战斗故事。王主任才四十出头,比我年轻,可是他知道的事情很多。他喜欢讲话,要是兴奋起来一口气讲两个钟头,也不让人插嘴。我同他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拿着兵团政治部的介绍信到这里来找他。我们头一次见面谈不上十句话,他就称我“老李同志”。等到他陪我走进我临时的住室、跟我告别的时候,他索性简单地叫我“老李”了。我同他在一起一点也不感到拘束,我心里有什么话就老实地讲出来,讲错了,他马上给我纠正。我向他请教,他总是有求必应。倘使他抽不出时间,他会不客气地告诉我,他没有空。我刚住下来,他就派了一个小通讯员照应我。可是他也任我一个人随意地到处走走。因此这个落过雪的晚上,我从他的房里出来,并没有人送我回去。他本来叫他的通讯员送我下山,我说我喜欢一个人慢慢地雪地上走,谢绝了他这番好意。他也就不坚持了。

雪在我那双笨重的厚皮靴下面发出吱吱的响声。我在这些相距不算很近的石级上留下了一对一对的脚印。我左弯右拐,走得浑身发热,一面在回想刚才听到的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越想越高兴,就不再注意眼前的东西,正走得起劲,忽然撞到一棵松树上,其实也不能说是撞,只是我的右胳膊挨了挨树干,压在枝上的雪落下了一点来,有一片贴在我的脸上。我抬起头往上看,脚还在朝下移动,我没有料到脚踏在垫了雪的土坡上,身子会站不稳,要不是我连忙抓住旁边矮树的树枝,我一定滚到下面去了。

我站定以后,正在因为这场虚惊暗暗责备自己的粗心,一边掏出手帕揩去脸上的汗珠,忽然听见一个清脆的声音:“同志,怎么啦?摔伤没有?”原来有一位女同志在我背后讲话。我不曾回头,马上答道:“不要紧,我踩滑了,没有摔倒。”

后面的声音又说:“李林同志,原来是你!小刘没有来?”王主任派给我的小通讯员叫小刘。

我知道这位女同志叫王芳。就在前两天下午她到王主任房里谈工作,我正在那里,王主任便向我介绍,说是在报社工作,写些通讯报导还不错。她现在既然认出我来,我只好转过脸去向她答话:“小刘在下面等我,我现在就回去。”

她向我招了招手,亲切地说:“李林同志,你到我们这里来歇一会儿罢。”我这时才看出她

站在一个住室的门前,这间黑阴阴的屋子一大半藏在山里面,房里的灯光遮得严严的。这个山坡上有不少这样的屋子,白天我一眼就看见,夜里却不那么容易分辨出来。

“王芳同志,谢谢你,我回去了,下回来看你,”我带笑地答道,便不再理她,我的脚又往下移动了。

“请你等一等,我送你回去,”她说着,就跑下坡来。我的眼睛正在望那些积了雪的白石块,可是我听得见她的脚步声。我不要她送我,却又不能阻止她。她已经走到我背后来了。

“李林同志,你上了年纪了,以后夜里出来要带通讯员啊,”她关心地说。我不愿意她送我走到住室,也不喜欢她这种口气,可是想到她那张少女的瓜子脸上两颗好象刚刚油漆过的透亮的黑珠子一样的眼睛和棉军帽下面两根又黑又粗的辫子,又觉得她小小年纪对我讲这种话有点可笑。我只说:“你不要送罢,就只有一点点路了,”并没有讲别的话。的确山路只剩了十几级。不过我还要顺着山脚走一段路才到得了我那个住室。我把脚步加快了些。我打算赶快走下山坡,转身对她一挥手,说声“再见”,省得她为我多走那么一段路。可是她也加快脚步跟着走下来。她还着急地说:“李林同志,你慢慢走,看别摔倒。”她看见我不停步,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又说:“我一定要送你回去。”她说了这一句,自己发出一声轻微的笑,马上加一句解释:“你是我们军的客人啊。”

我到了山下,她也下来了。我含笑对她说:“王芳同志,谢谢你,请回去罢。”她望着我笑了笑,说道:“我送你到家。”我只好陪着她往前走了。

我们在这条看不见灯光的积雪的小路上走着。我因为她坚持送我我感到抱歉,没有讲话。她却带笑地说:“你太客气了。雪冻起来,路上不好走。我们走惯了有时还要摔倒。我们是不要紧的。你上了年纪,不能过于大意啊。”

我感谢她的好意,便对她老实地解释我的习惯。我们就这样地谈起来,一边谈一边走,不知不觉地到了我的住室门口。通讯员小刘烧暖了炕等我回去,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出来迎接。

我邀请王芳到我的屋里坐坐,她不肯进去。我要小刘送她上山,她也谢绝了。她还笑着说:“李林同志,你别看这里很静。这里满山都是我们的人。我还怕什么呢?明天见!”她举起手向我敬个礼,又对小刘说一句:“小鬼,你好好照应李林同志啊!”说完转身便走。她的脚步是那么轻快,半新的棉军服穿在她的身上并不显得臃肿。

“王芳跳舞唱歌样样好,同志们哪个不夸奖她多才多艺,”小刘站在门口说,接着他自言自语:“你叫我小鬼,其实你不过跟我一样的年纪。”然后他揭起雨布门帘,推开木板门,进去把蜡烛点燃,我也跟着进去了。我听见了小刘的话,我记得他对我讲过他今年只有十九岁。

“你看过她跳舞?”我顺口问了一句。

“她以前在文工团,开晚会总少不了她,跳新疆舞、唱大鼓书、唱《王大妈要和平》样样好!”小刘眉飞色舞地说,他好象回到在台下热烈鼓掌的时候了。

我觉得奇怪,便问他:“那么她为什么又不在文工团了?”

“首长,你不晓得?”小刘诧异地反问道,这个活泼的年轻人不习惯叫我的名字,却喜欢笼统地称我做“首长”。我为这个称呼向他提过几次意见,可是他坚决不改,我也拿他没有办

法。他那张滚圆滚圆的胖嘟嘟脸上没有一个时候不见笑容,你看到他那两颗骨辘辘转个不停的黑眼珠,你也不便向他板面孔。因此我只好装做没有听见,让他叫去。

“我当然不知道。我知道了,还用问!”我顺口答道。

“她摔伤了,回国去了一阵。回来就到报社工作了,”小刘只是简单地答了两句。这一次他不笑了。不过两颗眼珠仍然骨辘辘地转动。他在炕沿上坐了下来,让抖得厉害的烛光在他的胖脸上不停地扫来扫去。

我等着他以后的话。谁知他静静地望着烛光闭紧了两片厚嘴唇。我坐在这个洞子里唯一的木凳上,右胳膊压住桌子的一个角,我什么也不想,只是连声催他:“往下讲,往下讲。”

“人家真了不起啊,摔坏了腿,血淋淋的,哼都不哼一声。当初送她回国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过,以为她不会再来了。谁知三个月不满,她就回来了,”小刘说。我看得清楚笑容一下子又回到他的胖脸上来了。“那天我听说她回来了,我在沟口等她,车子半夜才到,文工团好几个同志也在沟口老等。车子刚停,她正下车,那些女同志就拥上去把她抱起来。她们又哭又笑,好亲热啊。我拿起她的背包就走,送到文工团,后来包围她的人散开了,她才看见我,紧紧拉住我的手,说:‘小鬼,你还是这样胖。’我看见她一点儿也没有变,心里高兴,就问她:‘王芳同志,你还唱歌吗?’问得她笑起来了。她说:‘我为什么不唱呢?我还学会了好些新歌。我一定要唱给大家听。’过了两天,我们军里开晚会欢迎祖国来的首长,添了一个新节目,就是她唱的《在天安门前相见》。大家拼命拍手把手都拍红了。”小刘恳切地望着我:“首长,不是我替她宣传。她真是唱得好,你一定爱听。”

我点头笑答道:“好罢。”其实我倒真以为他在向我宣传了。我再问一句:“她不是离开了文工团吗?”不等他答话,我又加一句:“你还没有讲她是怎样摔伤的。”

“她到前线坑道里去慰问嘛,”小刘忽然大声说,他这是回答我的后一句话。“文工团时常下连队,有时候还到坑道里去演唱给战士听。女同志一到连队,总要帮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拆洗铺盖。你没有办法不让她们做这些事,哪怕你把衣服藏好,她们也会找出来。我那个时候,还在五连当通讯员,王芳他们到我们连来演出。我们进了坑道三个月没有看到文工团的节目了。战士们兴奋得不得了。小小的坑道里没法跳舞,他们就唱歌、说相声。坑道里点了灯,又点了蜡烛,十多个人挤在炕上,一点儿声息也不出。文工团来的人虽不多,节目可不少。男同志唱快板、说相声,女同志唱歌,节目个个精彩。不过战士们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一会儿就完了。大家老是要求:‘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战士们要求一次,就加一个节目。嗓子唱哑了,就哑声唱。后来女同志声音都哑了,只有王芳一个人嗓子没有坏,她最后还给我们唱个大鼓书《新棉衣》。我们刚刚穿上祖国送来的棉军装,听她唱起祖国亲人缝棉衣、寄棉衣的一番心意,每句话都好象落在我们心上一样。唱得我们心里真暖和。哪个不夸她唱得好!文工团在我们连里住了几天,战士们差不多全听到演唱了。王芳的嗓子越唱越好,她后来听说还有岗哨没有听到演唱,她就跑出去找那些人,亲自唱给他们听。我起初听见二排战士小冯讲起,我还不相信。”小刘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首长,我从来不听说有这样的唱法。我想起就觉得好笑。可是小冯却一本正经地讲下去:‘……那天擦黑,我正在站岗,文工团那个女同志来了,她过来就说:‘同志,你辛苦了!我是军里的文工团员。军

0
0
3

首长派我们来慰问你们。你尽管执行你的任务,我唱个歌给你听。我不会妨碍你,我就在你耳朵跟前唱,只有你一个人听得见。”她真的这样小声唱起来,唱完一个,又一个。天黑了,她才走开。’小冯还说:我站在山头,不晓得从哪里来那么大的劲,浑身暖得很,满肚皮的高兴。好象一晚上都听见那个好听的歌。我真盼望有敌人偷偷地跑上来,让我抓个俘虏,报答军首长的关心。’……”

小刘忽然停了下来。我不再催他了。我已经摸到了他的脾气:他平日讲话不多,但是动了感情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要是他把什么话憋在肚里,那么晚上就会大讲梦话。我这个洞子里一张炕上可以睡四个人,现在只有我和他各睡一头。他讲梦话,免不了要吵醒我,我早晨向他谈起,他便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他父亲跟哥哥“闹不团结”,哥哥是个村干部,工作很积极。父亲思想落后,成天只想到个人利益,事事要求照顾,常常跟哥哥找麻烦。“他总说:我是军属嘛,我们正清到朝鲜去为了啥?为了啥!我到朝鲜来又不是为了我们家!人家杨根思抱起炸药跟敌人同归于尽,连眉毛也不皱一下,我算啥呢?军属应当起带头作用才对!自己有力气,能走路,能劳动,还好意思要求照顾?”他的话讲得不少。原来他得到家信,心里不痛快,没有讲出来,就做了些怪梦。我说:“你写封信回去劝劝你父亲罢,多讲讲道理,他也会明白的。”他果然听我的劝,给父亲写了信去。他还把信给我看过,写得很不错。他这个农村出来的青年文化水平并不低。他说他刚入朝的时候,不过认得七八百字。可见他到了部队以后,有很大的进步。

燃剩了的蜡烛芯偏垂下来,烛油开始往下流。小刘连忙站起来,用两个指头把那段发烫的烛芯拉断,丢在地上,他的眉毛也不曾皱一下。他站在木板桌前,接着中断了的话题讲下去:“我们连的一排住在最前沿,文工团的同志们坚持要到那里去演出。指导员叫我陪她们去。走这一段路并不容易。他们刚刚走到,不肯休息,就演唱起来。那里的坑道很低,女同志就跪在炕上唱歌。说相声的就蹲在炕上说,炕上不行,就在又滑又湿的地上干。王芳说书,鼓架子支不开,就请男同志托住鼓。他们还到了最前沿,王芳站在射口跟前唱歌,她唱得战士们个个满意,大家都说:同志,再唱一个,叫河那边的敌人也听听。’第二个歌还没有唱完,敌人的炮打过来了,炸得坑道直摇晃。可是王芳眉毛也不皱一下,还是唱得很起劲。……我们在前排几个班待了一天,天黑了才动身回连部去。战士们紧紧地拉住文工团同志的手不肯放。我们走了不远,下起了小雨,山路更不好走了。走到半路,敌人接连打来几炮,震得厉害。不晓得怎样王芳的鼓连鼓架子一起掉下去了。她着急起来,跟着声音下去找鼓,我正在前面带路,听见别人叫王芳不要下去,连忙转身回去找她。已经来不及了。她摔下去了。我没有听见她的叫声,我只听见别人的叫声。我们都说不清楚她是怎样摔下去的。我下去找到了她,她的左腿给岩石撞坏了。她不让我背,我一定要背她,我一口气把她背到连部,让卫生员给她包扎好,当夜就抬到医疗所去。我看见指导员,马上检讨:指导员叫我照应他们,我却背了摔伤的人回来,我没有完成任务。战士们听说王芳摔伤了,纷纷写信派代表慰问她,大家还表示决心要替她报仇。指导员同意我的要求,让我到医疗所去看她。我把我嫂子给我缝的慰问袋也带去了。她睡在病床上,脸色不好看,人也瘦了。旁边还有个文工团的女同志。我笑不出来,也讲不出话来。我把写好的慰问信交给她,把慰问袋放在她

手边,不知不觉泪花就滚出来了。我转身就走,倒是她把我唤住了。她说:“小鬼,怎么啦?远远地跑来一趟,话都不说一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只好当她的面揩干了眼泪,向她检讨。我刚刚开个头,她就笑了,她打断了我的话。她说:“同志,你背我走了那一大段路,我还没有谢谢你,你倒来检讨,哪有这种道理?你回去,请对同志们说我的伤不要紧,养好了还要唱歌给大家听。”我临走,她要我站近些,她要唱个歌感谢我。我劝她不要唱,那位女同志也劝她不要唱。她却坚持说:“我的腿摔坏了,嗓子没有摔坏啊。小声唱两句是不要紧的。”我只好走到床头。她真的小声唱起来。她唱的是《歌唱祖国》。她快要唱完了,那位女同志就向我动了动嘴。等她刚闭嘴,我就告辞走了。我不走,她一定还要唱。我看见她虽然唱得高兴,脸上也有了血色,可是唱了歌,也显得累。”

小刘这些没完没了的谈话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不嫌话长,只耽心会有什么意外事情打断他。忽然在我们的头上响起了一个大雷,这个洞子好象给人推着,一推一放,来回摇晃了几下。燃了半截的蜡烛倒在桌上,我连忙把它扶起来,又用烛油凝住了它。敌人又在放冷炮了。我朝木板门看了看,门露了一个缝,小刘走到门口,把门关紧,然后坐到炕上。他不等我催促,又往下讲:

“过了不久,我给调到军里来了。我一来就听说她要回国治病。我真替她耽心。我还是怪自己那天没有好好照应她,不然她决不会摔坏腿。我向文工团打听到了开车的时间。没想到五号首长也去送她,我就跟去了。她是让人抬上车去的。文工团好多同志都在场。她躺在担架上,看见五号首长高兴极了。五号首长叫她安心治病。她却接连说:‘五号,你答应了的,我治好了就回来!我一定要回来。’五号首长拉住她的手说:‘小鬼,我们都等着你。’她平日叫我‘小鬼’,现在也有人叫她‘小鬼’,我觉得好笑。五号首长叫了她好几声‘小鬼’。她看见我,也叫起‘小鬼’来,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送她的人不少,她跟我只讲了两三句话。她说:‘小鬼,再见,我一定要回来。我等着你立功的消息。’看她的样子,她好象并没有一点儿痛苦。可是我听见人说,她在医疗所常常在梦里痛醒。文工团同志们跟她更亲热。快开车的时候她大声唱起了《歌唱祖国》,同志们跟着她唱起来,大家正唱得起劲,车子动了。我们一面唱,一面挥手。歌唱完,车子已经不见了。有些女同志在揉眼睛。五号首长一句话也不讲,等到大家都散了,他才慢慢走回去。”

我听见小刘讲起王主任,就仿佛看到那张浓眉大眼、胡根满颊的宽大脸,我很难想象他闭紧嘴唇的表情。那天我在他房里遇见王芳,他向我介绍她“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同志”。他不止一次叫她做“小鬼”。他对他的态度我也记起来了:又尊敬,又亲切,尽管她先在屋子外面叫一声“报告”,然后走进来敬个礼,谈话中一直称他“五号”。——

“第二天文工团一位同志给我捎来一样东西,”小刘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把我的心拉回来了。“想不到就是我送给王芳的那个慰问袋,就是我嫂子给我缝的那个慰问袋,还有王芳写的一封信。信上话不多。她说,这是她送给我的纪念品,她找不到比这个袋子更好的礼物。她叫我不替她耽心,她说她一定要回来。我们都没有想到她这么快就回来了。她还是唱得那样好。她还是成天高高兴兴。”小刘说到这里,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我看见他笑容满脸,知道他一定在想象一些使他最高兴的场面。我不想打岔他,他讲了这么多话,也

应当休息了。

第二天下午我见到王主任,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李,你以后可要小心啊!摔伤了怎么办?”我只是笑笑。他又说:“我得向小刘下个命令,不管你到哪里去,都跟着你。”我并不直接回答,却望着他说了一句:“王芳的嘴真快。”他忽然哈哈地笑了,他笑得很有趣,好象颊上黑黑的一片数不清的须根都跟着动了起来。

“你想不到小鬼居然认真提我的意见。你要是摔伤了哪里,我可得向小鬼好好检讨了,”王主任忍住笑对我说。我知道他指的是王芳,便想到了小刘的那段谈话。我顺着他的口气把话题引到王芳的身上。

“听说王芳唱歌唱得好,”我开头说。

“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喜欢听。你呢?”

他忘记了我就只见过王芳两面,不说她唱歌,连哼一句我也没有机会听到。可是我不提这个事实,我却乘机发问:“那么为什么不让她回到文工团去呢?她又没有摔坏嗓子。”

王主任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惊奇,他笑道:“老李,你一定受到小刘的宣传了。你为什么不问王芳本人呢?”

这后一句话把我的嘴堵住了。我只好笑笑,又说:“你是首长嘛,正应该问你。”

他看了看我,好象没有听懂我的话似的,忽然走到门口,推开带半截纸窗的木板门说:“我们下去走走。”我便跟着他走出这间藏在半山里的屋子。我上山的时间跟昨天差不多,可是下山的时间早。天还不曾黑,山坡上仍然一片白色,只有蜿蜒的山路是灰黑色的,石级上的雪堆已经铲掉了。灌木枝上的积雪也早落散了。我紧跟在王主任的背后踏着泥泞的山路一级一级地往下走。冷风一阵一阵地刺痛我的脸,我有时也会皱一下眉头。可是王主任却在我前面哼起歌来。我一下就听出他在小声唱《歌唱祖国》。“这不是王芳喜欢唱的歌吗?”我想起来了,正要跟他讲话,刚刚说出三个字“王主任……”,我的右手忽然抓到了一根下垂的树枝,我连忙站住。他回头惊问道:“老李,你怎么啦?”

“就是这个地方,我昨天差一点在这里摔倒,”我这样回答他。他只说了一声“啊”。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微微抬起头,朝上面不远处一间屋子看了看。那间只露了门和窗的屋子就是报社,雨布还不曾放下,木板也没有装上,人们正在那里面工作。

“老李,你不能大意啊。连小鬼那样灵活的人也会摔伤的。你刚从祖国来,要是摔伤了抬回去,我怎么对得起祖国人民呢?”王主任忽然一本正经地讲起来。我嘴里唯唯地应着,一面小心地下着脚步(我的确害怕摔倒),一面等着他回答我那句问话(我不想打岔他)。可是我们一直走到山下,他什么也不说。

现在我们是朝沟口走去,不是去我的住室的那个方向。路上两天的积雪已经冻硬了,还让人们的鞋子磨得又滑又亮。我走不惯这种“玻璃路”,走得慢而且吃力。王主任却走得快,又很从容。他注意到我落后了,便停下来,带笑地责备自己:“我再三叫你小心,自己却带你走这条路。你回家那条路上的雪给小刘铲过了,不象这里,”他的手朝前面一指:“就到那里为止罢。今天不到沟口了。”他指的是前面那座“抗美亭”。我刚来政治部,他就引我到那里去参观过。我们两个坐在战士们做的简单木凳上,望着对面的山景,他满意地说:“不坏

罢,这是我们的风景区。春天看花,秋天看红叶,冬天看雪景,虽然比不上祖国的苏杭,可我们是在战地啊。”

我跟着他走上几级石阶,进了“抗美亭”。茅草檐下木板横额上三个大字就是他写的。这里原是一间老乡的茅屋,给敌人的炮弹打坏了。部队住到这条山沟来,便把它改成这样一座亭子。我坐在木凳上,拿右胳膊压住圆木桌,静静地望着对面山上白地青花的大幅“线毯”,忽然听见了飞机声,我用眼光去搜寻敌机,却一架也没有找到。

“老李,”王主任亲切地唤我。我应了一声,便侧过脸去看他。“我看你太好奇了,调工作也是寻常的事情……,”他说到这里,忽然改换了语调提高声音说:“小鬼,你到哪里去了来?”

我惊讶地跟着他的眼光望去,看见王芳在下面站住了,两边脸颊冻得通红,她是从沟口那个方向走来的。她抬起头答道:“我到文工团去取了稿子,”接着又含笑说:“五号,你们在这里欣赏雪景吗?好雅兴啊!”

“小鬼,我正在跟老李谈你的事情,”王主任半开玩笑地说。“你自己来讲好不好?”

王芳摇摇头,两根长辫子也跟着动了两下,她笑嘻嘻地说:“我不来,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五号,你叫我讲,我只好检讨。”

“好罢,你就来检讨罢,让我也听听,”王主任仍然在开玩笑,从他的声音和脸色我好象看到一种类似父爱的感情。

“五号,下次罢。我得马上回报社去,他们在等我,”王芳笑答道,她把手里拿的那卷稿子举到她头上摇了下,就转过脸朝我们来的那个方向走了。她走得并不慢,两根辫子在背后微微地甩动,我看得出来她的左腿曾经摔坏过。

王主任含笑地望着她的背影,很有感情地在自言自语:“小鬼毕竟是小鬼啊。”

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便问他:“你在讲王芳吗?”

他点点头说:“对,”便侧过脸来看我,眼光非常深透,仿佛要看穿我的心一样。他忽然问道:“老李,你看小鬼象谁?”

我给他问住了,我答不出来。我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到一个面貌同王芳相似的人。

“小鬼跟她母亲一模一样,”他继续说,他不再等我的回答了。

我几乎要脱口说出这句话:“你怎么知道?”可是我并没有说。我却问道:“那么你见过她的母亲?”

“我怎么没有见过!她母亲就是我的老婆,”王主任毫不迟疑地说。他掉开脸慢慢地搔起他的须根来。他又在望对面的山景,好象在想什么心事。

我愣了一下,过了几分钟才问道:“那么她就是你的女儿?”

他正望着那个发光的雪白的山顶,听见我的问话,便侧过脸对我说:“她还不知道。”

我不大了解地再问:“你为什么不告诉她呢?”

他微微笑起来,平静地说:“你不用替我着急。到时候她自然会知道。”

“她母亲呢?难道她母亲也不知道?”

我看见他收起了笑容。我看见他用力搔须根,把两边脸颊都搔红了。我看见他皱起两道浓眉。他忽然唤了一声:“老李。”我刚刚答应,他马上就接下去说:“我知道你一定会问到

底。我又管不住自己这张嘴。过去的事情讲起来总是不愉快的。已经快二十年了,可是好象在眼前一样。我和小鬼的母亲刚从北方到上海,有人介绍我到一家印刷厂当个小职员。我们住在亭子间里面,生活苦,不用说,还处处受气。那个时候上海是有钱人的世界,帝国主义者、巡捕和流氓到处横行。小鬼出世了。她母亲一向身体差,自己带孩子睡得不好,吃得不好,人越来越瘦,不过也没有什么大病。我老婆本来也可能活到今天,要不是——”他突然站起来,我以为他要离开这里,便跟着他起立。可是他咳了一声嗽(声音真响!),往下面路上扫了一眼,又坐下来了。

“有天晚上她上街买东西。就在北四川路,她好好地走在人行道上,几个外国水兵喝醉了,拿着酒瓶一边走一边闹,不知道为了什么争吵起来了,就扔酒瓶。一个酒瓶打在我老婆的胸口,把她打倒在地上。有个水兵还拿脚踢她。幸好有两个行人搀起她来雇黄包车送她回家。从此她就不曾起床,病了不到两个月就死了。我一个人,白天又要工作,带一个不满一岁的女儿,实在不容易。后楼有一家宁波人也姓王,只有两夫妇和一个儿子,男的四十多岁,在工厂里做工,女的只有三十几,儿子十多岁了,念过小学,后来到印刷厂去当学徒。这家人跟我非亲非故,可是他们对人热情,看见我遇到不幸的事,自动地出来给我帮忙。我这样也能对付过去了。可是小鬼还不到三岁,我就被捕了。起初关在提篮桥,后来关到苏州监狱里。我在提篮桥的时候,花了钱找人带信给后楼那位姓王的,托他照顾我的女儿。我说,我要是能出来当然还给他一切的费用;要是日久没有消息,那么女儿就归他们,由他们处置。那位姓王的居然到牢里来看过我。他教我放心,他说他们夫妇把我女儿当作自己的孩子,决不亏待她。我哪天出来,就哪天送还给我。我在苏州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爆发,苏州快要沦陷了,国民党反动派才把我放出来。可是去上海的路已经断了。我后来参加了部队打游击,一直没有去过上海。虽然曾经托人到上海照地址去打听,可是听说那一带房子烧光了,什么都问不出来。我也就死了心。”

王主任又停下来。他搔了搔脸颊,忽然抬起头,提高声音说:“象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有了。”

我很想知道以后的事,可是我又觉得我没有权利给他唤起那些痛苦的记忆。而且在他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四周渐渐地暗下去了。我的眼睛也有点模糊了,我看见了小刘的身影。他大概是来找我的,远远地望见王主任和我都在这里,就站住了。我默默地等待着王主任的起立。

“去年年初我来到朝鲜,做梦也想不到居然找着了线索,”王主任并不站起来,却改变了语调继续讲他的事情。“当时我还在师里,在那次××山阻击战中,在最紧张的时候,我到了×××团。这个团奉命坚守××山,仗打得激烈,敌人的炮火厉害,我们当时还没有你看见的那种坑道,只有些简单的临时工事。我们虽然打得好,可是伤亡很大。我们必须守住主峰。不用说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上级的命令是坚守三天,我们的战士说一是一,决不讲价钱。敌人进攻越来越猛,人越来越多,可是都给打下去了。第二天晚上阵地失掉过两次,但马上就夺回来了。到第三天下午情况更加严重,阵地上没有多少人了。我当时在团政委那里,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前面接连来了几次电话。友军来不及赶到。需要人!已

经从直属队中抽出一批送上去了。这里只剩下一些身体弱的同志。怎么办？我们正在考虑，忽然听见响亮的一声“报告！”直属队的同志们拿着决心书走进来了，一个个昂起头挺起胸膛，声音坚决地要求战斗的任务。一共二十五个人，是分几次进来的。团政委批准了十九个，留下了六个。六个中间有一个人不肯留下，他一再要求到前面去，最后团政委也同意了。这个人叫王成，年纪不过三十多点，来到朝鲜，水土不服，身体不大好。我听他口音，看他相貌，觉得很熟，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后来我忽然记起来了，就跑出去找他。他们二十个人拿起枪做好伪装，正要出发，我唤住他，问了两句话。他果然是后楼王家的儿子。他还记得我原来的名字。我们虽然没有谈话的时间，不过他还是讲了一件事情：王芳也参军来到朝鲜。王芳这个名字是我起的。我总算知道我女儿的下落了。王成的话并没有讲完，敌机忽然飞来投弹，我们就分开了。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它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我本来早已忘记了我的女儿，我甚至以为她已经不在人世。战事稳定以后，我却常常想起她来。我知道她在朝鲜工作，跟我离得近，这是多么好的事情。我真想见她一面。大概过了两三个月罢，我在军里开会，晚上文工团给我们表演节目。担任女声独唱的文工团员一出来就把我吸引住了，完全是我老婆结婚前的那个样子。我向坐在我旁边的宣传科长问她的姓名。科长说：“她叫王芳，你听不出她还是上海人呢。”用不着怀疑了。明明是我的女儿。天大的幸福来得这么容易！我高兴极了。晚会结束，我看见她，跟她讲了几句话。我称赞她唱得好。我问她上海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父母都在。我又问起她的父亲，她说父亲是个退休的工人，叫王复标。我跟她拉拉手就告辞了。心里的话一句也没有讲出来。可是我放心了。以后我还听过她唱歌，看过她跳舞，我决不放过这样的机会。我高兴看见她，高兴跟她谈话，可是我始终没有对她讲过一句话，明说或暗示她是我的女儿。她的父亲明明在上海，我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她的父亲呢？而且我自己的名字也改过了。要是王成那天没有牺牲，他也许会告诉她真实的情形。现在只有写信到上海去找王复标帮忙。然而我不愿意这样做。说老实话，起初我也想过让王芳弄清楚谁是她的父亲。后来我自己放弃了这个打算，我看出来她多么爱她那个父亲。过了一些时候，我到军里来当政治部主任，经常跟她见面，她对我很好，只是不知道还有我这个父亲，我也下决心不让她知道。我看见她唱歌受欢迎，看见她工作积极，态度好，心情舒畅，我只有高兴。我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王主任忽然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拍我的肩头，我又听到了他的笑声：“老李，我什么都讲了，你该满意了罢。可是这些话你千万不能写出来啊！”

我也站了起来。我紧紧地捏住他那只手，表示了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复杂的感情。夜早已来了。可是亭子外面到处闪着淡淡的白光，天也是一片灰白色，路白亮地横在我们的下面。我跟着王主任走到下面的路上。我早就看出来小刘还在不远的地方等候我。我在跟王主任分手之前，一直以为自己的那些疑问全得到了满意的解答。后来我看见王主任上了坡，自己一面往前走、一面听小刘讲话的时候，才想起来王主任并不曾答复我那句问话：她为什么不回到文工团去？不过我也并非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我是来熟悉英雄人物、了解英雄事迹的，不能把王主任给我的大堆书面材料丢在一边，却在一件小事情上跟

他纠缠。所以我打算以后不再向他提那一类的问题了。

两天以后吃过早饭,我去访问一位立了一等功的英雄连长,这是王主任给我安排好的。小刘领我走一条小路,虽然东弯西拐,可是不到一会儿工夫就到了连部。我没有想到王芳已经在那里了。她参加了我和赵连长的谈话,不但记了笔记,而且不时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我们在连部吃过了晚饭,她和我一路回来。我们三个人仍然走小路,路上还有一点泥水,但也不怎么滑。两旁有不少矮松。小刘带头,我走在最后,我们走得慢,一面走,一面谈,起初谈的是赵连长的事情,从一个英雄又谈到其他好几个英雄,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不用说还是两个“小鬼”讲得多。后来小刘忽然把话题转到了王芳的身上,热烈地称赞她唱歌好。王芳答道:“我已经改行了,还要你替我宣传?”我想起了王主任的话,可是我仍然静静地听他们讲下去。小刘说:“不管你改行不改行,群众需要你,你也得唱。”王芳噗哧笑道:“小鬼,我看你真要到宣传科去了。好象我是什么著名歌唱家似的。我哪里说得上唱歌?我不过喜欢哼几下。大家叫我唱,我从没有说个‘不’字。”小刘笑道:“我相信你。我真该向你学习。可是我希望你不要改行。我不明白你为啥不回文工团去?”我注意地等着王芳的回答。她不马上答话,也不笑,脚步还是象先前那样。小刘回过头来看她,她声音平静地答道:“小鬼,并没有特别的原因。我讲出来,你就明白了。我的腿不大好,五号照顾我要我暂时到报社帮忙。他还说,过些时候就让我回文工团去。”小刘又把他那张胖嘟嘟的皮球似的脸掉过来,带笑地问道:“那么你快要回去了?”王芳摇摇头,正经地说:“不一定,我现在对报社工作也很感兴趣,在报社还不是一样工作。”小刘固执地说:“不过战士们都喜欢听你唱歌,你唱起歌来真打动人的心。”王芳微微扬起头,笑着说:“谁相信你,你又在宣传。你说,人家朝鲜妇女谁不会唱,谁又唱得比我差?”小刘有点着急了,回过头,认真地嘟起嘴说:“我不会开玩笑,我讲的都是真话。你不信,你问这位首长。”他指的是我,他的眼光在找寻我。王芳也掉头来看我,两根粗辫子在我眼前晃了一下,两颗明亮的眼睛露了点诧异的眼光,也带了点笑意。我不会撒谎,我就说:“王芳同志,我虽然没有听见你唱过,可是小刘已经对我夸奖过好几次。”小刘满意地笑了。王芳掉开脸笑道:“李林同志,你已经受了宣传了。”我马上接一句:“王主任也是这样讲的。”她不作声了。小刘更加得意地说:“我的话是宣传。五号首长的话总不是宣传罢?”我想换一个话题,便问她:“王芳同志,你的腿没有问题罢?”她又回过头来,微笑道:“你看我不是走得很好吗?”我同意地点了一下头。小刘却在前面说:“有时候我看得出来,也有点吃力。”王芳嗔怪地批评他:“小鬼,就算你的眼睛尖!”小刘还在前面自言自语:“也应该注意啊。”王芳故意不理他,却对我解释:“腿刚好,关节炎又发了。我在锻炼。过一两个月天暖了就好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困难。”我听她讲得坦白、诚恳,便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又问她:“你上次回国养伤,到上海家里去过吗?”她答道:“我本来也想回去看看。五号也同意我回去。可是我一出院,就回到部队来了。在部队里住久了,心都留下来了。谁不想早一天回到朝鲜!”我听她的声音,感觉到一种能感染人的热情,每句话都显得很亲切,我忍不住再问:“那么你不想家吗?”出乎我的意外,她笑了,接着她反问我:“李林同志,你说你想不想家?”我爽快地回答:“我当然想家。”她接下去说:“我也想啊。爸爸妈妈也想我。不过我不是到朝鲜来旅行的,工作不结束,就是回到家里也待不住。”我又问:“你家里人都好吗?”她答道:“都好。除了我爸爸妈

妈,还有一个弟弟,在念高中。我有个哥哥,去年在朝鲜牺牲了。”她最后一句话教我们不好搭腔,慰问、同情一类的话在这个时候都是多余的……幸好我们快走到政治部,前面就是沟口了。我以为她不会再讲话,不想她又开口了:“说实话,我当初得到消息还偷偷地哭过一场,哭得真伤心。我们兄妹感情好。我是刚解放离开学堂参军的。他是头一批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他当时在×××团,五号亲眼看见他出发上前线。他们都说他勇敢。……我真不中用。人家朝鲜妇女死了多少亲人,从来不哭一声,她们反倒把头抬得更高,脚步也更坚定,一天价照样地唱歌跳舞,有说有笑。”小刘忽然在前面插嘴道:“我看你也很乐观啊。”这句话把她惹笑了。她说:“小鬼,你不要表扬我了,人家朝鲜妇女才算乐观呢!你看她!”她朝前面一指。我看见沟外大树下两间简陋的茅屋,我知道她指的是柳老大娘的外孙女。外孙女今年十八岁,几个月前跟着母亲来看外婆,在路上母亲给敌人炮弹打死了。她亲手埋了母亲,一个人走到外婆家来,就跟着外婆一块儿生活,白天在外面种菜,晚上在家里纺线。正巧姑娘顶着水罐从院子里出来,高高兴兴地唱着朝鲜歌。她看见王芳,远远地含笑招呼一声。王芳带笑地讲了两句朝鲜话,姑娘也答了几句。王芳对我说:“她是我的老师。我跟着她学会了好些朝鲜歌。”后来小刘告诉我,她向那个姑娘学到的不仅是朝鲜歌,还有朝鲜话和朝鲜妇女的动作……

我们进了山沟,走了一段路,听见有人叫“王芳”。原来文工团的陈团长站在山坡上。王芳朝那里点点头,就离开我们上山去了。我听见她得意地说:“材料都有了。”山坡不陡,可是她的脚步也不算慢。我望着她的背影,却看不出她的腿有什么不方便。我掉开脸正往前走,忽然听见小刘发出一声惊叫,声音并不大。小刘这时不在前面带路,他在我旁边,而且落后了一两步。我连忙抬头一望。我看见文工团团长搀着王芳的一只胳膊。他在讲话,王芳在笑。我着急地问小刘:“她摔倒没有?”小刘松了口气答道:“还好。给陈团长搀住了。”我说:“她以后要多加注意啊。”小刘嘟起嘴说:“她就是这样,只会想到别人。对自己就糊涂了。”我觉得这两个字用得不对,便说:“她不是糊涂啊。”想不到小刘却生气似地反问我:“首长,你说不是糊涂又是啥?”

对这句问话,我想他自己一定比我更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我就不再作声了。

这天晚上我在住室里整理笔记的时候,常常想到王芳的事情,我耽心她的腿又出了毛病。第二天早饭以后,我正在住室前面跟小刘讲话,忽然看见王芳朝着我们走来,脚步轻快,满脸笑容,远远地就嚷起来:“李林同志,你们好。”那么她的腿并没有出毛病了。我替她高兴,便走去迎她。

她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说:“李林同志,你一定要给我帮忙,”就把一卷稿纸塞到我的手里来。“我写的大鼓词,请你替我看看,一定要认真地修改啊。”她笑得多天真。我打开稿纸,刚看到题目《猛虎连长赵生贵》,听见她说:“我走了,下午来取。我写不好,请你认真地修改啊!”她转身就走,教我来不及挽留。我只好在后面大声说:“你走路要注意啊。”

“她就是这个脾气,不接受意见嘛,”小刘在旁边自言自语。我看了他一眼,他那张皮球脸上有一种有趣的笑容。我便拿着稿纸走进住室去了。

稿纸上字迹清楚,文字也不错,我一口气念了两遍,字字上口。赵连长的英雄事迹全写出来了,也很生动。我们昨天一路去访问英雄,我刚把笔记整理好,她却写成了鼓词。我越念越

满意,最后摘出几个不大恰当的字,又写了几条意见,不等她来找我,我先给她送去。

报社里有三个人在工作。社长也是熟人。王芳正在看校样,我把我的意见对她讲了。报社在一个不算小的洞子里,是由天然洞挖大的,白天不用点灯。她坐在一张很小的木桌前,看见我进去,连忙带着歉意向我解释,她的工作马上就完了,正要到我那里去取稿子。我那些小意见使她满意。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又跟社长交谈了几句,便告辞出来。我走出洞口,听见社长大声说:“王芳,校样交给我,你快去罢。”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事情,可是我刚走到山下,王芳已经赶上来了。她笑嘻嘻地说:“李林同志,谢谢你啊!”

“王芳同志,你到哪里去?”我问道。

“到文工团练节目去,”她短短地答道,把手里那卷稿纸举了起来。

我就在这里跟她分了手,我满心高兴地想:我有机会听王芳唱歌了。王主任已经为我安排好一个星期内到连队去,我大概用不着推迟我的行期。

果然隔了一天,小刘给我打了晚饭来,就兴奋地对我说:“首长,今天有晚会,你到底等着了。”他那张胖嘟嘟的脸好象包不住笑就要胀破似的。接着王主任又差人来通知:他五天前到我这里来陪我去参加晚会。

晚会在司令部一个地下的礼堂里举行。我们从政治部去要翻过一个土坡,山路不算窄,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间就到了那里。礼堂里没有凳子,矮矮的舞台下间隔地横放着十几根圆圆的木头,上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刚刚在前排找个空隙坐下,节目就开始了。

王芳的京音大鼓排在第三。鼓词我已经念过几遍,现在由她口里唱出来却添了不少的光彩。我虽然不象王主任那样听得出神(他就坐在我的左边),可是我也被她的演唱吸引住了。我前两天见到的赵连长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好象就在台上指挥全连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什么武器都用过了,子弹打完就用石头打。他们整整守了六天,只伤亡十六个人,却消灭了八百多敌人。最后赵连长把阵地交给友军,自己拖着打伤了脚,抓着树枝,摇摇晃晃地往上面爬。战士们说:“连长,山这么高,你挂了花怎么走?让我背你上去。”他说:“我脚上只穿了一个眼,山再高也没有我共产党员的决心高!”他终于爬过了高峰,到了后面。太阳出来了,照亮了他的紫色脸膛,一双漆黑的眼睛闪露出胜利的喜悦。他看见向他走过来的教导员,严肃地敬一个礼,然后紧紧地握着教导员的手,仿佛握着最亲爱的亲人的手一样。……

王芳进去了,大家还在热烈地鼓掌。王主任在我的耳边接连说了两遍:“不错罢?是她自己编的。”我掉头往旁边看,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小刘。他挂着枪蹲在地上,一张胖脸笑得象孩子似的。我不能不对王主任讲真话了:“她的确有才能,要好好地培养啊。”

“我知道,”王主任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头。

晚会结束,小刘打手电给我照路,走原路回去。翻过土坡的时候,我看见远远地有好些明亮的灯光,一下子全灭了。小刘站住倾听一下,说一句:“不要紧,”又往前走了。一路上我很兴奋;不仅是王芳的演唱,所有的节目都使我激动。我接触到那么丰富的精神面貌,那么广阔的心灵。我以为在我看来是很新的东西小刘早已熟习了。可是他似乎比我更兴奋。他一晚上都在讲梦话。我偶尔也听见了两句:“我下了决心了,”“我连心也可以挖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离开军政治部的那天,到王主任的房里辞了行回来,小刘给我打好了铺盖卷,在住室里等我。他要回到原来那个连队去,五号首长已经答应了,要另外派一个通讯员来照应我。他向我表示了歉意。他虽然高兴回连队,可是他的讲话和举动都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感情。我也不愿意这么匆匆地跟他分别。最后我同他约定过两个月到那个连队去看他。

我并不曾失信。可是我去晚了些,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这中间我到过几个部队,也见过王主任几面,还听过几次王芳的演唱,也知道她已经回到文工团。我常常怀念小刘,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我后来忽然听说小刘在的那个连队打了胜仗,把敌人占据的一个无名高地拿下来了。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三周年,为了欢迎第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听得见这样的说法:“争取立功,迎接亲人。”我听到了许多捷报以后,再得到那个连队的胜利消息,我很难制止想会见小刘的欲望。过了国庆节,我便动身到那个连队去。

我拣了个下雨天动身,因为在这样的日子敌人的炮兵校正机不大出动,炮也打得少些。通讯员小吴背上我那简单的行李,我穿一件雨衣,他披一幅雨布,我们安全地走到了五连连部。我们在坑道里见到了连长。他已经得到了通知,又热情又亲切地接待我。我和他交谈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便提起小刘的名字,还说我想见见小刘。

“对,对,刘正清,是个好战士!”连长点头说。

我连忙说明我跟刘正清很熟,并且把那次分别的情形也讲了。

“不凑巧,他回国去了,”连长略略皱起眉毛说。

我诧异地问道:“他回国去干什么呢?”我自己马上兴奋地接下去说:“参加国庆节观礼吗?”

连长摇摇头说:“他挂了花,送回去了。”

“他挂了花?伤重不重?”我愣了一下,惊问道。

连长看了我一眼,声音低沉地答道:“两条腿都断了。”

我变了脸色,着急地追问:“他……没有危险吗?”

连长昂起头说:“这个小青年还嚷着要回朝鲜来打美国鬼子呢!”

“他能回来吗?”我顺口问了这一句。话出口我才觉察到它是多余的了。

连长看了我一眼,激动地说:“要是真依他的话,他一定会回来。这些小青年都有那么一股劲,你简直拿他们没有办法。他是这样挂花的:那天他跟着我上战场,打到最后,主峰上还有个敌人的大母堡攻不下来,火力猛得很,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我十分着急,拿起一包炸药,打算自己冲上去炸掉它。刘正清拉住我的衣服,要求我把任务交给他。他一上去就把母堡解决了。可是他自己满身是血,两条腿都完了。担架员来抬他,他还说:‘我要坚持,我要打。’我后来去看他,他皱着眉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却没听见他哼过一声。我告诉他要给他请功,他还说自己没有好好完成任务,应当检讨。真是有趣的小青年。战斗刚结束,军文工团的同志就来慰问我们。有位女同志还给刘正清输了两次血。……”

“那位女同志是不是叫王芳?”我忽然打岔地问道,其实我的猜想也没有什么根据。

“对,就是王芳,大家都喜欢听她唱,”连长点点头笑答道。我看他的脸色,他好象奇怪我